



年度珍藏系列·中学部分

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篇微型小说

总主编：滕 刚 主编：陈 雄 黄 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度珍藏系列 · 中学部分

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篇微型小说

◎ 总主编：滕 刚
◎ 主 编：陈 雄 黄 棋
◎ 副主编：邱 敏 邓燕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微型小说 / 陈雄, 黄棋

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度珍藏系列 · 中学部分)

ISBN 978-7-5617-6535-7

I. 2... II. ①陈...②黄...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7723 号

2008 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微型小说

总主编 滕 刚

主 编 陈 雄 黄 棋

总 策 划

王仁定

统 筹

李 梅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夏蕙筠

策划编辑

李 梅

执行编辑

沈 涵

装帧设计

高燕芳 沈思蓉

封面设计

吴佳乐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535-7/I · 501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contents

1	悬崖
4	会上楼的牛仔裤
6	逃
8	恐惧
10	藤椅
12	跑鲜
15	会说话的钞票
17	父亲
20	辞行
23	踏雪回家
26	相亲
28	泪流满面
30	足疾
33	陪着贵客过大年
35	村里来了个洋教师
38	扶贫羊
40	叫我赵富贵
42	卖鸡
44	有人投河
46	冻土
48	大卫搭车
50	促销
52	米谦
55	过完夏天再去天堂
58	雪下得那么深

周海亮
刘永飞
非 鱼
荒 城
周 波
相裕亭
陈永林
骆 烨
韦如辉
韦延才
刘斌立
徐全庆
郑俊甫
赵守玉
巩高峰
郑向阳
赵昊鹏
秦德龙
冷国文
万 芊
刘会然
天 水
杨海林
墨中白
江 薛



61	虫子
64	不准欺负我妈妈
66	短剧
69	狼性
71	一路的爱
73	瑞克和他的测康仪
76	爱笑的兵
79	意外
81	光头
83	摩擦
86	我是养路工人
88	老师姓李
91	大师的谎言
92	夜游
95	人生最美好的一步棋
97	68个和尚与1个小偷
99	网游时来了电话
101	乞丐哲学
103	母亲的杏树
105	清香
108	女孩和她的妈妈
111	生日礼物
114	引路人
116	肩挎电脑的男子
118	天上的爸爸

侯德云
季 明
王彦双
尹全生
陈振林
郭震海
胡 炎
刘国芳
黄学友
阿 社
王 斌
王琼华
张晓枫
陈 毓
张以进
韩 光
彭福帮
闫耀明
郭凯冰
曾 平
岳 勇
郁 葱
彭永强
熊延玲
邵昌玺



目 录

contents

- 121 神奇的马
124 爱无灵犀
126 去登一座山
129 武生
132 爱情谷
135 自由
137 历史真谛
139 我的叔叔于勒
142 纪念一个孩子
145 凤岐画苑
147 狂士郑无极
149 化简程序
152 羡慕
153 爱心礼物
155 第六枚弹壳
158 处分
159 猫缘
161 药壶
163 生命的需要
165 反装的猫眼
167 少年小开
170 夜话
172 只因为那一声娘
175 俺是娃她爹
177 来，今天我请客

- 08 谢丰荣
沧州老朱
14 邓耀华
18 张国平
21 宗利华
22 段晓东
23 郭学荣
24 韩昌元
25 谢志强
00 邢庆杰
30 凌鼎年
40 陈力娇
60 李子胜
20 邵昌玺
91 顷 碧
10 汤其光
27 郭学彦
71 袁炳发
03 仲利民
22 葛俊康
临川柴子
72 刘建超
02 史雁飞
10 林 颐
22 夏雪勤



180 一碗面的悲与喜

182 都是老板

184 仇将恩报

186 摸

188 刘秘书醉酒

189 是个好人

192 未来和现在

195 程序

197 胜者的腿

200 鱼刺儿

202 生命的声音

204 记录本里的名字

206 婶的“黄金周”

208 城市美容师

210 司马光砸缸之后答记者问

212 山里有座庙

215 工地上的父亲

217 月光下的门

220 眼镜

223 状元坟

225 一个人的战斗

227 一双网球鞋

230 送饭

232 拾荒的女人

235 杨春暖

238 万金难求

朱奚荭

苏发灯

汝荣兴

黄克庭

王 萍

冷 鬼

李桂芳

周 波

刘东伟

蹇艳伟

余飞鱼

尚庆海

吴 强

王树军

禾 刀

王 巍

郭凯冰

刘黎莹

郭学荣

相裕亭

张爱国

王振东

厉剑童

晁耀先

孙方友

谭守勋

悬崖

文 / 周海亮



他观察了三天。他知道那个男人在黄昏时候才能回来。在男人回来以前，那个总是挂着厚厚窗帘的窗口，没有任何动静。这等于说，他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翻找。

他的钢锉和改锥没有派上任何用场。他轻轻推一下门，门就开了。

他在客厅里胡乱地翻找。他流了满头的汗。他没有翻到一分钱。茶几上有一筒打开的饼干，露着金黄诱人的内容。他把那筒饼干抓起来，胡乱地向嘴里塞了两块。

他将近两天没吃任何东西了。

他一边吃，一边推开卧室的门。

便一下子愣住了。

床上躺了一个女人，侧着身子，正盯着他看。女人的眼睛，含着笑。

他也看她。其实他想逃走。很想。可是他的两脚似被钉住，不由自主地颤抖。他扶着门，努力使自己不倒下来。

女人笑了。她说：“你好。”女人的脸色苍白。那上面，没有一丝阳光的痕迹。

他说：“你好。”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嘴里还塞着饼干。这让他的话，含糊不清。

女人说：“来了？”他说：“来了。”女人说：“你坐。”他说：“不用。”他稍微镇静了些。脑子里，闪出一千种可能，和一千种解决的办法。

女人说：“你是来做钟点工的吧？刚打出广告，你就来了，这速度……”



他说：“是。”心里狐疑着。他把嘴里的饼干吞下，将右手伸进裤兜，抓紧了那把尖刀。

女人身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部电话。女人悄悄地、很隐蔽地把手伸过去。他往前走了两步。他想只要女人的手抓起电话，他就会掏出那把刀子，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女人的手，却在距电话几公分的地方停住。她打开床头柜的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五十块钱，递给他。“说好了的，先给钱。”女人说。仍是浅浅地笑。

他走过去，接过那五十块钱。然后愣愣地看着女人。女人说：“扶我起来。”他就小心翼翼地扶女人起来。女人说：“扶我去阳台。”他就小心翼翼地扶女人去阳台。女人坐上一张宽大的椅子，眯起眼睛。看得出女人很虚弱，她在轻轻地喘息。

女人说：“我坐一会儿就行，你慢慢吃。”她指着他手里的饼干筒，“冰箱里还有，吃完了，你自己拿。”

他说：“不用了。”竟有些难为情起来。只是，他插在裤兜里的右手，仍然紧攥着那把刀子。

“你多大了？”女人突然问。

“二十三，”他说，“是周岁。”

“和我儿子一样大。”女人说，“我儿子，和你一样帅，一样壮。”

他的脸红了。

“不过现在他在海南，在当兵。”女人说，“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想他吗？”他问。

“当然想。”女人说，“你失业？”

“是的。”他承认。

“没关系的。”女人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机会一抓一大把。做钟点工，不也是机会？”女人开始咳嗽，仿佛要咳出五脏六腑。他不得不松开紧攥着刀子的手，握了拳，轻轻捶着女人的后背。

“谢谢你小伙子。”女人说，“我儿子，以前，也常常这样给我捶背。”

他的脸再一次红了。“你不闷吗？”他说，“要不把窗帘拉开吧？”

女人笑笑：“好。”

“要不，把窗子也打开吧？透透空气。”他说。

女人再笑笑：“当然好。”

他拉开窗帘，然后把窗子打开。阳光和风灌进来，把阳台，以及他们，镀上凉爽的金黄。

.....

突然他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他惊了一下：他竟陪这个女人，在阳台上，整整待了一个下午！

女人笑着对他说：“时间到了，你该走了。冰箱里还有饼干，如果你喜欢吃，可以拿走。”

他说：“真的不用了。”转身往外走。正碰到走向卧室的男人。

他微笑着对男人点头。男人的脸，满是惊讶。

他听见男人走进卧室，问女人：“谁啊？”

女人说：“钟点工。”

“钟点工？什么钟点工？……老天！医生早嘱咐过你不能乱动的！竟然还开了窗子！你不想活了？”

男人的声音，惊慌失措。

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本来想离开，此时却迈不开步。他重新敲门，走进屋子，在男人惊愕的目光中，从裤兜里掏出那五十块钱，然后掏出改锥、钳子、钢锯和尖刀。他把这些东西堆起来，压住那五十块钱。

现在他感觉浑身轻松。

他重新走进卧室，朝女人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你。”他说，“是你，把我拉了回来。”

会上楼的牛仔裤

文 / 刘永飞



十年前初来这个城市工作，为了省钱，我在市郊租了一套六楼一居室的老式工房。因公司每天加班，我终日早出晚归，快半年了还没真正认识一个邻居。

说心里话，我对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城市毫无好感可言，我觉得它冷漠，排外，以为自己叽里咕噜的方言十分优越，视所有的外地人均均为乡下人。

那时候我从市区回到住处往往已是深夜，自己随便弄点吃的，或者洗洗积攒下来的替换衣服，沾床就睡。常遇到早晨挂上阳台晒干的衣服，被傍晚突来的雨打湿，第二天还要重洗的情况。而那条牛仔裤就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掉下楼的。

发现牛仔裤不见了，我没着急，一是因为那是条旧裤子，本打算穿了，二是因为已是午夜，底楼的邻居早睡了，如果贸然为一条旧了的牛仔裤，以一个陌生人加外地人的身份去敲邻家的门，遭训斥和白眼肯定免不了。

第二天下班，我发现我的那条牛仔裤被装在一只干净的马夹袋里，系在一楼楼梯扶手上。本来就破的牛仔裤，经过大雨的洗礼，污秽的浸泡，越发显得丑陋。第一眼看到我就决定放弃它。于是，我没去动，继续让它留在那里。

奇怪的是第三天下班，那条牛仔裤又出现在二楼的扶手上。我没收牛仔裤，我相信过不了两天这条裤子会像垃圾一样被人丢掉。

然而，我没料到，第四天这条牛仔裤竟然“走”上三楼，我觉得这个“好事者”真够执著的。我产生一个好奇的想法：“就不收，看

你会不会‘跑’上六楼。”我想人的耐心总是有限的，他（她）总不至于为了一条无人理睬的旧裤子跟自己过不去吧。

出乎我的意料，第五天这条牛仔裤上到四楼，这让我感动之余感觉很有意思，我有了“认识认识”这位好心人的冲动。

不出意外，第六天下班它在五楼出现。那一刻，我坚信明天这条裤子准会跑上六楼。倘若再不见见这位执拗的好心人，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于是第七天我破天荒地请了“病”假。

这天早晨醒来后我感到莫名兴奋，楼道里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跑至猫眼前望一望。后来我干脆搬个凳子持本杂志在猫眼下坐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个人没有出现，我的耐心受到挑战。我正为是否先去买菜而犹豫不决时，楼道里忽然传来沙沙的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我预感到那个人要出现了，忙起身，向外张望，结果猫眼里除了墙壁上的一只电表盒，其他一无所有。我没失望，因为那脚步声正越来越近。我发觉这个人的步履间隔很长，行进时走走停停，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而他的喘息越发强烈，胸腔内不断发出“咝咝”的杂音。

脚步声和喘息声先在五楼短暂停驻，随着一阵摆弄东西声，脚步向六楼来了。我原想开门迎接，怕是误会，决定在猫眼里观察。

终于，他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弯腰、低头、银发稀芜的老人。老人拎着那条牛仔裤，背对着我的门口一阵粗喘，然后哆哆嗦嗦将手里的塑料袋系在楼梯扶手上。

“大爷！”老人欲转身下楼，我喊住他。老人先是一愣，左耳缓缓转向我，接着眯起的双眼斜睨过来。天哪，他竟是个盲人！

我告诉老人这条裤子是我的，不准备要了，并表示了歉意和感谢。老人听后很开心，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我问老人既然行动不便又为何一层层“送”上来？老人说这栋楼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几户，远离故乡来到异地“讨生活”不容易，“我是怕你们来去匆匆的看不见”。我说：“你完全可以敲门问问的，也不至于费这番周折。”他说：“这样不好，一个瞎老头子随便敲人家的门不礼貌，再说了，好多人只希望过自己的小日子反感人家打扰呢！”



老人下楼时我要送他，被他婉拒，他说自己能行。看他颤颤巍巍摸索着下楼，我的心弦莫名地被谁抚动了，眼睛湿润起来。我蓦然觉得这城市原来也有爱，而且爱就在身边，只是之前太过于封闭自己而恐惧于接受它罢了。

逃

文 / 非 鱼



你见过我吧？我敢说你一定见过我，我已经是个完全透明的人了，包括我身上有几颗痣他们都知道。

那样的事谁没干过？

现在，我的肠子都悔出血了。心情不好，心情再不好我踢自己也不能去踢那个破垃圾桶啊。

一阵风，这不是最根本的起因，但它扬起了很多的灰尘，毫无商量地朝我涌来，扑打在我的脸上、身上。我“呸”一下嘴里的灰尘，又骂了一声，这破天，这破地，这破城市。然后，我的右前方就出现了那只让我倒霉的垃圾桶——这是为配合创建卫生城市更换的垃圾桶，据说是环保材料制作的，红红绿绿代替了以前的白色不锈钢，一对一对，跟点冒号似的，点在街道两旁。

一个红色的冒号正好在我脚边出现，我其实什么都没想，就是顺势抬起一只脚，朝冒号中的一个踢了一下。要在平时，让我踢它，我都嫌脏，可那一刹那，我真是让鬼拍了脑袋了，居然主动踢了垃圾桶一下。也没怎么用力，我跟垃圾桶又没仇。

但就是那一脚，让我从此不得安生。

我不知道那个无所事事的家伙藏在哪儿，还居心叵测地端着照相

机（我恨死这东西了），而且他的照相机还正好打开着，还对着那只肮脏的垃圾桶。我实在佩服他的摄影技巧，他怎么就没成摄影家呢？我很纳闷。我随意的一抬脚，就短暂的一两秒的工夫，他居然就抓拍到了，就立此存照了。我有点扭曲的面部，我好像很恶毒的一脚，都清晰地被拍了下来，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

最可恶的是，那个没有成为大师的家伙居然把这张照片发到了互联网上。只在一夜之间，估计大半个中国要有几亿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反正，等我知道了的时候，只要输入“踢”或者我的名字，就有几十万条搜索结果，随便点开哪一条，就可以看到我“丑恶”的嘴脸，还有我那“罪恶”的一脚（这是他们说的）。

跟帖发表评论的就更多了，多得我看都看不过来。大家异口同声谴责我，说我破坏城市建设，说我道德败坏，说我行为不端，说我缺乏教养，好像我打小就是个不良少年，一贯仇视社会，脑后长了反骨，搁封建社会早就揭竿而起了。

你说无聊不无聊？居然，居然他们还查到了我的家庭住址，我的工作单位，联系电话、手机，包括我的身高、体重、爱好、血型，还有我大学的老师，中学的同学，甚至幼儿园给我喂过饭的保育员。他们把我从小到大做过的坏事全揭露出来了，我四岁时抢过一个叫圆圆的小朋友一块大白兔奶糖他们都知道。

他们说，我上小学迟到过十三次，有八次被老师罚站，有五次是罚我抄课文。上中学，我喜欢揪前面女同学的辫子，拿粉笔砸过一个叫李佳亮的同学，还把吴明的鼻子打出血。上大学，我干的坏事就更多了，简直就是罄竹难书。

我没办法再看那些言论，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变得那么坏。我翻出家里的奖状、三好学生奖章、荣誉证书，那是发给我的吗？我的心突然快速跳动起来，自己能感觉到脸红到了脖子根，这些荣誉，也许都是我用卑劣的手段骗来的，肯定是。

首先在单位，我待不下去了。领导和同事轮番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因为要采访他们的人快把他们的手机打爆，他们快要崩溃了。而且，他们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我狰狞的真实面目，开始疏远我，好像

我就是艾滋病毒。最后领导几乎是哀求我：“你走吧，工资照发，你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工资会按月打到你的卡上。”

无处可逃。

我只能回家。可我家楼下已经满是那些想挖掘我丑行的人，甚至楼对面的房屋，也被他们租用，他们在一扇扇窗户里伸出黑洞洞的照相机镜头，时刻瞄准我。太恐怖了，我害怕看到那一个个黑色的洞。小时候，我奶奶说照相机“咔嚓”一下，人的魂魄就被吸走一点。她老人家真是伟大的预言家，我的魂魄就是被“咔嚓”一下吸走的。

最后，老妈动用了她最严厉的武器——眼泪，在一个深夜把我推出了家门，老妈说：“不是我们不爱你，我们实在不敢爱你，不能爱你啊。”

我已经无处藏身。无论我走到哪儿，大家都认识我，比过街老鼠更能引起大家的不安情绪。我只好远离人群，逃到深山，找到这个废弃的小窑洞，在这里安心生活。

你说，没事我踢那个垃圾桶干吗？

哎，你说，我真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坏？坏得那么彻底？

哎，你说，你看我像个坏人吗？

哦，你不会说，你只是只蜗牛。

爬半天，累了吧，你也歇歇。

恐 惧

文 / 荒 城



我的状况很糟糕，我的那辆车也很糟糕，我开着它给人送货，就像我背着货物一样。它是那样的破败不堪，以至于搭便车的先生或者

女士们都懒得理我。

我穿行在那条两边长满荒草的乡村公路上，我担心会有一个阿三拦住我，把我胖揍一顿然后抢去我的钢笔和手表。这里的路面实在叫我悲观，我只好一次次地放慢车速。到最后，我竟停了下来。

停下来的原因是一个男人拦住了我，讨厌的天气和即将降临的黑夜使我觉得他实在可怜，于是我答应了他搭便车的请求。那个男人慢吞吞地爬进车里，坐在我的旁边，他棕色的大帆布袋就放在他的脚下。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对我说：“谢谢你，年轻人，我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男人看起来很疲倦，歪在座椅上试图睡一觉，但是颠簸的汽车叫他不能如愿，于是他絮絮叨叨地给我讲一些故事，他说前面的镇子里有一个残暴的傻瓜，他用一柄长刀杀死了邻居的一头公牛和一只狗，因为他觉得这些畜生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叫他觉得恐惧。后来，这位斗士又杀掉了自家的一头猪，原因是这位猪先生曾经啃坏了别人的白菜而叫他赔了钱。再后来，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妻子也是一种危险的动物，正在筹划灭掉她的时候被人识破，只好逃之夭夭。

车子拐入大路以后便平稳得多了，这个男人的确是太疲倦，似乎将要沉沉睡去。但是他讲的事情以及他从不扭头的举动令我对他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本能地觉得有些不对头，有些奇怪，有些——危险。

我尽量小心谨慎，没有扭头，斜着眼看了看我的乘客。我观察了他的帽子，衣服上的脏衣领，蓬乱的胡子，粗壮的胳膊……

我又开始观察他的那只大帆布袋——天哪，那是什么？一把长刀？它已经割破了口袋，刀刃和一些卷起来的绳子从裂缝中漏出一点尾巴，使我差点惊叫起来！

在起初的几分钟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这次冒失的善良充满了悔意。后来，我恐惧的大脑飞速转动，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迅速扭转方向盘，来了个急刹车，把车子停下。

“天哪！”我喊道，“一个小孩！你看到那个小孩了吗？我想我撞到她了！”

那名乘客明显被急刹车吓住了，“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年轻人，”他说，“我认为你没有撞到什么。”

“我肯定是个小孩！”我坚持说，“您能不能出去看一看？只是去看看路上是不是有什么？”我屏住了呼吸。

我的计划奏效了。

我的乘客慢慢地爬出车去观察。他一下车，我就开足马力，发狂地加速逃走了。不久，就把那名可怕的危险分子甩在了两公里之外。

第二天一早，我把车开进了镇里的警察局，我认为我有必要向警察们陈述一下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但是您猜我看到了什么？没错，就是那位乘客，虽然他已穿上警服，但是他的体型和脸面还是叫我认出了他。

“那些路面是该修一修了，你的车也该修一修了，不过说实在的，你的驾驶技术真是很糟糕。”他这么跟我说。

我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名荒唐的神经病已经被拘捕了，但是你真是难以想象他把凶器藏在哪里，以至于我花了整整三天，找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才把它发掘出来。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是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把我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呢？要知道，我是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回到这里啊！”

藤 椅

文 / 周 波



晚上，我和娘一起到院子里纳凉。娘很喜欢我住的四合院，说这种院子乡下也常能见到。娘对城里的商品房则一点不感兴趣，说住在